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香港的土地正義運動：保衛家園與保衛國族是不相容的

Land Justice Movement in Hong Kong: Why Defending the Community
is Incompatible with Defending the Nation

doi:10.6752/JCS.201403_(18).0010

文化研究, (18), 2014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8), 2014

作者/Author：陳允中(Yun-Chung Chen)

頁數/Page：188-19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10](http://dx.doi.org/10.6752/JCS.201403_(18).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八期（2014年春季）：188-199

香港的土地正義運動：保衛家園與保衛國族是不相容的

Land Justice Movement in Hong Kong: Why Defending the Community is Incompatible with Defending the Nation

陳允中

Yun-Chung Chen

土地與認同，在香港的維權及社運脈絡上，有二種想像。一種是保育的想像；第二種是新冒起的「香港國族」想像，有膨脹到「香港帝國」的趨勢。¹兩種想像之間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又充滿內在矛盾。在2011年的「反雙非年」²之前，土地正義運動的主調是「保育」（即三保：保衛家園、保育農地與保護環境）。2011年之後，土地正義運動就快速往國族想像靠攏，以「保衛香港」免於被大陸移民

-
- 1 陳雲。2013/10/04。〈香港和中國的命運為何不同？因為香港是帝國〉，摘錄自陳雲。2013。《香港遺民論》（第五章）。九龍：次文化。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1861490197225>。
 - 2 雙非是指父母都是大陸人，都不是香港人，但孩子在香港出世，自動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單非家庭是指新移民家庭，丈夫是香港人，妻子是大陸人，小孩也一樣是香港永久居民。雙非子女的成長快速，從2001年的一年620人，增加到2011年的一年35736人。在此同時，大陸自由行旅客從2004年的4個廣東城市，擴2011年的全國49個城市，一年大陸旅客超過3000萬人，是香港人口的4倍。因此，2011是中港矛盾爆發年。從2月的預算辯論中，一群香港人站出來反對政府派六千港幣給新移民家庭。接著，香港本地媽媽多次上街反雙非媽媽搶香港公立醫院婦產科病床。再來，年底是雙非子女跨過深圳河，至新界北區的學校報名上幼稚園及小學，造成香港本地家庭的恐慌。當然，在2011年整年香港各網站都爭相傳播部份大陸自由行旅客的公德不足的照片（蹲坐在商業區的地上；准許小孩在公共場合大小便等等），以至於在一個香港非常的流行的「高登」網站上，大陸人被稱為「蝗蟲」。高登友更進一步改寫一首歌，稱之為「蝗蟲世界」（<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ZFgkJNxDM>。2014/08/20瀏覽）來諷刺所有大陸人來港入士，此歌在youtube的累積點擊率已有1.3百萬。

來搶福利，免被自由行旅客入侵及免於被中共政治赤化為主調。這個想像的轉換，是充滿矛盾的，甚至導致土地正義運動內部分裂。

本文就是要分析這兩種運動如何轉化，以及對土地正義運動的影響。

一、土地運動的「保衛家園」想像³

香港城市化的程度是九成以上，住在城內或新市鎮中的高樓居民，對土地認同是異化的，土地意識（擁有土地）接近零。即使買了一層樓房，在契約中其實有註明每名業主跟幾百戶業主共同擁有該大廈所在地的極小的百份比。因此，香港有樓階級，只有物業之「業主」想像，無「地主」想像。鄉村的村民是例外，土地意識是家園認同中核心的概念，容後反東北發展計劃再說明。

弔詭的是，城市居民的土地意識經常是被發展商強收及逼遷時才出現的。香港大規模的舊區重建（台灣稱為都市更新）只有「市區重建局」（簡稱「市建局」）才有能力做到，因為市建局擁有運用「土地收回條例」的特權，一般私人發展商是無權運用的。換言之，市建局是香港舊區重建的最大發展商。市建局只要看中一個舊區，用紅筆把低於十層樓的唐樓圈出來，就可向政府申請運用「土地收回條例」將紅線內的所有私地都變成官地，然後再高價拍賣給發展商，或跟發展商合作發展，建豪宅套利。紅線中的業主只能在賠償價錢跟市建局回價，無其它選擇。堅持不拆不遷的業主或租戶一定會被市建局以「霸佔官地」告上法庭。據我所知，至今沒有市建局的「被重建」業主或租客有打贏過「霸佔官地」官司。

當「被重建」的業主警覺到自己被劃進重建區時，大多數的業主

3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只分析保衛家園，而類似的保育農地與保護環境論述暫不分析。

會憤怒及恐慌。⁴當他們進一步瞭解到「土地收回條例」的威力⁵時，就會陷入絕望。為什麼政府要稱「土地收回條例」，而不是「舊樓收回條例」呢？業主一般都需要花一點時間才會恍然大悟！原來市建局根本不要他們的舊樓，而是要搶被舊樓佔領的土地。在市建局的眼中，這些市值過億的市區土地被舊樓佔領實在太可惜，要解放私有土地的價值就必須重建成六十層的豪宅。有了土地意識之後，業主才明白原來自己不但是業主，還是地主。諷刺的是，這種「地主的覺醒」是從失去土地開始的。

香港近年的「保衛家園運動」，也常被歸入包括保護歷史建築的「保育運動」。一般的學者及公眾的共識是，香港市民的保育意識是始於保育利東街（囍貼街）運動。在2003年，市建局把位於港島灣仔區的利東街劃入編號H15的重建區。次年2004年，由利東街業主、租客及支持者成立的「H15關注組」開始展開抗爭，一直戰鬥到2008年底圍板強拆。即使利東街保育運動沒有成功，H15關注組的訴求也成了後來市區或農郊「保衛家園」運動的基本訴求，那就是（一）保育即有的社區網絡，包括社會與商業網絡；（二）保衛地方特色，保育街道文化；（三）只要原地安置不要賠償，要求「樓換樓，舖換舖」。

這些反重建抗爭中，保護家園及生活環境是主要訴求，苦主們及支持者經過自我組織及自我培力過程中，培養一個「在地認同」，我稱之為「家園認同」想像。這個家園認同像是包含私人樓房及鄰里。鄰里是指原區的豐富多元的社區網絡，包括鄰居、面向街及有人情味的小商舖、學校、廉價的市場、公共空間及公共設施、社區服務等。對臨街的小商店而言，二三十年所累積的當區客戶、在地的生產服務聚群、地區品牌（如囍貼街就是27家印刷場聚集的利東街，成行成市，成為全港唯一的印刷文化創意聚群，拆了就沒有了）、及互助

4 當然有另一半業主，尤其是住在年久失修的舊樓的業主，是期望得到好的賠償就可以搬到新樓去。不幸的是，重建業主一般得到的賠償無法在同區買到同面積的樓。

5 政府官員及市建局都很自豪的稱此條例為尚方寶劍。

的人情網絡是不可取代的。

城市與鄉村的保家園運動基本是一樣的，差別是在鄉村，多了保護環境與保育農地的訴求，更為豐富。篇幅關係，不詳述。

二、從「保衛家園」到「保衛國族」想像

土地正義運動中的家園想像，經2011年的反雙非（反對大陸人來港生子及來港上學）；2012年的反蝗（主要反自由行的大陸旅客），2013年的反新移民⁶（要求減少派給新移民入境配額，俗稱單程証；反對新移民可以不需等七年就可申請福利），香港人已基本上完成了全面反大陸人三部曲，我稱之為反蝗三部曲。以排斥大陸人為基礎的「城邦本土派」（以陳雲為代表），也從「香港人優先」（范國威立法議員在立法會的提案），進化成「大陸人無權」⁷。經歷三年的全面反蝗運動，土地正義運動也難逃被波及，以及被滲透。在反蝗運動中，「苦主家園」成功的提昇為「香港人家園」；阻止發展主義，被簡化成反對「割地賣港」（避免大陸人在新界搶地興建「富豪雙非城」）。召喚香港國族情感及網絡動員相當廉價，只要用把香港地圖的新界北區接近邊界處塗上紅色（表示被赤化及被融合），在臉書上廣傳，不需仔細論証就可吸引至少五百個「讚」。相對而言，從2003年累積的保衛家園的保育論述，在網絡上就顯得老土與蒼白。

6 法律上，新移民是指未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大陸移民，在7-12年過渡期的在港身份是持雙程証或單程証。當他們成功申請到香港永久身份之後，就是香港人了。但有些反新移民者不同意，認為只要是某某年限來的大陸移民，無論是成為香港永久性公民，由於心態跟早期移民不同，早期移民當香港是自己家，會珍惜；某某日期之後來港的大陸人視香港為過渡性或拿資源的地方，不當這裡是自己的家。至於某某時期來港的大陸人的日期就很有彈性，可以早至1980年的低疊政策取消後來港者；或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來港者；或1997年政權轉移時才來港；或2004年CEPA生效後來港者。

7 陳雲。2013/11/12。〈不是香港人優先，而是大陸人無權〉，《明報》。三文治專欄。

爲了更生動的解釋園家認同到國族認同轉化，我用好萊塢電影《阿凡達》在兩個時期的兩種詮釋來比較分析。

2010年1月2日，當香港立法議會準備強行通過「廣深港高速鐵路」的預算之際，「反高鐵護菜園」的運動者在時代廣場戲院包場，邀請兩百多位保衛家園的抗爭者一起觀看好萊塢電影《阿凡達》。雖然那天已是我第二次進場看此3D電影，當男主角傑克·蘇里（Jake Sully）高喊「This is our land」時，心情還是非常激動。我們這一群支持菜園村村民的「保育份子」，一聯想到一百五十戶的村民爲了保護家園而無助的對抗強大的推土機，眼淚就自然流個不停。其實，在包場看電影之前，「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已組織青年到旺角及銅鑼灣放映《阿凡達》的戲院派傳單，「希望把握住睇完3D版觀眾仍未消退的感動，將《阿凡達》的鬥爭連結到石崗菜園村的運動，並呼籲觀眾一月八日齊齊請假BIG爆立法會。」⁸傳單上面寫著：

回到地球，回到香港，回到現實世界，這裡也有一片等待
著你去守衛的土地、綠色生活、更重要的是——守衛人和
土地的連繫。

在「This is our land! 80後青年反高鐵放映會」⁹的傳單上更直接引用家明（資深影評人）的話：

阿凡達講的是一個螳臂擋車的故事，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在發生。占士金馬倫透過一套科幻片，說出官方如何一意孤行的寓言故事。在香港，不幸也發生著菜園村事件，觀眾有共鳴是理所當然的。

如此用力「本土化」《阿凡達》的目的很單純，邀請受阿凡達感動的觀眾，可以直接投入本地反逼遷抗爭。於2010年1月8日一起「全民BIG爆立法會」——包圍立法會阻止高鐵撥款通過——保護「我

8 朱凱迪。2009/12/24。〈高鐵戰訊：1月8日全民BIG爆立法會·八十後將《阿凡達》觀眾帶到菜園村〉，《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473>。（2014/08/20瀏覽）

9 ？。2009/12/31。〈This is our land! 80後青年反高鐵放映會〉，《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565>。（2014/08/20瀏覽）

們」的土地。

這裡的「我們」有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指團結(solidarity)之意，指香港市民願意跟被逼遷的菜園村村民團結在一起爭取土地正義。就像傑克·蘇里(Jake Sully)跟潘朵拉星人站在同一條陣線一樣，一起對抗入侵者。第二重意義是感同身受之意，指所有市民都有可能被推土機逼遷的潛在受害者。言下之意是：「今天是菜園村被毀，明天就是我們的家園被毀。」

在本土化《阿凡達》之後，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接下來的五區苦行，包圍立法會等等，用盡各種方法保護「我們的土地」，阻止高鐵的撥款通過，這裡不詳述。

有「我們」，必然就有「他們」或「外來者」。作為支援村民反逼遷的「我們」，保家園想像中的「外來者」是發展主義推土機，而駕駛推土機的「他們」是指「官——商——鄉勾結」的利益集團。

官：指反民主的規劃體制及有利益衝突的功能組別立法議員；

商：指因起高鐵而獲利的中港兩地發展商與承建商，以及在西九龍總站，福田及石壁（廣州第二站）附近的中港兩地的炒樓炒地者；

鄉：指幫前兩者逼遷村民的新界鄉紳，有的直接受益與農地賠償，有的跟政府交換擺平村民的不可告人利益。

反高鐵護菜園運動最終沒有阻止669億港幣的高鐵預算通過，支持者入村成立巡守隊，以肉體直接阻止「官——商——鄉」推土機強行入村逼遷。

2011年初，菜園村還在巡守反強拆階段，反蝗第一部曲開始萌芽。經一年的發酵，2012年2月7日，在Facebook的「反大陸自由行／立法限制大陸自由行數目！全港七百萬港人like俾政府睇！！」的群組中，嚴鳳至¹⁰也借《阿凡達》留言。標題為：「香港人開始實現

10 嚴鳳至是香港首位以「反雙非」作為競選口號的2012年立法會選舉的九

了『阿凡達』精神！This is OUR land!!!」

她用的OUR是大寫「我們」，不再是指被逼遷的苦主，而是大寫的香港人。具體的苦主已不是重要對象，而是苦主可以讓「香港人」投入的情感位置，可以從苦主的眼裡，看到香港人被大陸人欺負的（真實及想像）悲情。

在香港的「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和電影「阿凡達」的情節極為相似。中國政府常以「自遊行、CEPA、自駕遊」等「經濟發展」來「滿足」香港市民，但根本沒有資訊公眾是否歡迎，硬把這些「經濟發展」給香港便以為香港人一定會感恩，但當有香港市民表示不想要內地的「恩賜」，便被稱為「英國殖民地的狗」。

而部份來由國內的新移民及「雙非」人士在沒有對香港作任何貢獻前濫用香港的資源，如綜援、公屋、教育、醫療、法援等等。由於他們人數眾多，令香港人感到有「大量入侵」的威脅，故很多沒有政黨背景在香港民間組織團結起來自發反對運動，目的只有一個，便是保護本土原有資源，因為這是我們的地方！This is OUR land!!!¹¹

短短的兩年，同一部電影，詮釋已完全不一樣。「我們的土地」中的「我們」已改變，不再是「被逼遷」的苦主及支持者（潛在苦主）。在嚴鳳至的眼中，「我們」是泛指香港人，或更準確是指「土生土長」，本質化的香港族，而「他們」就是敵對的中國族。

在城邦土著派¹²的重新建構下，香港族與中國族是兩個文化與道德水準相反的族群，前者繼承高善的華夏文化，後者被共產黨暴政長期毒害而淪為蝗蟲。¹³而土地，已不再是具體被利益集團搶奪的資

龍東候選人。她代表一個團體稱「香港弱勢社群互聯會」(Poor Parties of Hong Kong)。

11 嚴鳳至。2012/02/07。〈反大陸自由行／立法限制大陸自由行數目！全港七百萬港人like俾政府睇！！〉。<https://zh-tw.facebook.com/protectHK/posts/168327353280298>。（2014/08/20瀏覽）

12 陳允中。2013/5/29。〈開放派與土著派的本土想像〉，《蘋果日報》。<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529/18275711>。（2014/08/20瀏覽）

13 陳雲：「大陸人不是另一個民族，但由於受到中共暴政統治而心靈挫傷，彼此猜忌，遇事幸災樂禍，在行為及心理上與香港人有所區別，可以

產，而是提昇至被異族侵犯的國土。反逼遷之戰，變成「保香港族抗中國族」之戰。當「我們的土地」被提昇到國族的層次，具體的議題也就無限延伸了。從大陸人搶資源、大陸人造成香港文明污染、大陸人導致香港的道德淪陷、甚至大陸人有計劃的移民香港是族群清洗（如西藏的漢化，增加親共的漢人口）等等無一不足。

嚴鳳至「為香港人」發聲絕對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普遍性的。從反雙非至反大陸人的各種自發組群，在臉書如雨後春筍冒起。在短短的兩年內，如火如荼的在網絡上燒開來。進步的社運也因此分裂，「香港人優先」成為人人都要表態的問題。

土地被佔領，資源被搶奪，領土被（異族，指中國族）入侵，從一個在地保衛戰，提昇至國族保衛戰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三、保衛家園vs.保衛國族：可並存嗎？

又保家園，又保國族（香港人）利益，為什麼不能並存？換句話說，本土左與本土右為什麼不能整合，團結本土的左右兩派一起抗共？以下比較兩個時期的土地正義運動，就可明白為什麼2012年的東北反滅村運動，相較於2009年的菜園村反滅村運動更加困難重重。

先回到菜園村版本的阿凡達故事。當時，2009年2月一群城市青年人（約十位核心）組成「菜園村支援組」入菜園村協助村民保衛家

視之為另一個族群。故此，如果因為大陸人的來源地有別而受到廣泛歧視，也可以說是族群歧視。然而，香港人普遍厭惡大陸人，並非族群歧視。我們並不是因為大陸人外觀有別而厭惡他們，而是因為他們道德敗壞，損人利己。很多大陸人的外觀光鮮，甚至奢華，但舉止粗野不文，例如在公共場所喧嘩鬧事、在寧靜車廂高聲打網絡遊戲、在地鐵奪門而入、不受公共秩序（例如插隊）、在通道拉行李車橫衝直撞，旁若無人，乃至隨地吐痰、亂丟垃圾。香港人厭惡大陸人這些行為，並非歧視，而是由於此等行為隨處可見，查有實據，用蝗蟲來比喻這種人，屬於道德譴責，並非歧視。」出自陳雲。2012/5/16。〈種族歧視，不可亂套〉，《明報》，三文治專欄。轉載自 http://hktext.blogspot.hk/2012/05/blog-post_7032.html。（2014/08/20瀏覽）

園，甚至在2010年成立「菜園村巡守組」（阻止港鐵公司強行拆菜園村的巡邏自衛隊）及菜園村生活館（主要由支持者組成的有機耕種學習班），都仍然是停留在「保衛家園」的想像，國族認同未進入運動的話語。因此運動的內部矛盾小。

2012年8月，當「土地正義聯盟」（由部份參與保衛菜園村的抗爭者組成）以類似菜園村的危機動員模式，再介入新界東北發展區的保家園抗爭。東北發展區規劃比菜園村大20倍，被逼遷的非原居民超過一萬人。組織難度高，地理位置分散更增加溝通成本。然而，最大的困難並非規模及地理分散，而是當時國族認同已進入抗爭的語言，使整個運動處於分裂的邊緣。

在反蝗大洪流中，於2012年9月，一群年輕網民在臉書成立了一個「強烈反對新界東北『深港富豪雙非城』發展計劃！」¹⁴（簡稱「反富豪雙非城」），正式把東北發展區的議題跟「反融合」（反對香港跟深圳同城化）議題掛勾。在此論述的建構中，東北發展區被建構不是為了「香港人」而規劃的，而是為大陸人的富有的雙非家庭而規劃的。「反富豪雙非城」網頁並不解釋為何東北發展區的定位是「雙非城」。刻意把大陸人都泛指為「雙非」，目的恐怕很簡單，那就是加深當時2012年「反雙非」的熱潮。國族認同作為一種情感動員的好處是，標籤取代論證，只要把一張香港地圖的新界塗上紅色（表示赤化及被融合），已經達到恐嚇香港人的效果。以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作為打造新國族的基礎，不需注重學術論證及倫理就可輕易動員「香港族」的眼球及盲目按讚。因此，政府發展東北變成是「割地賣港」的口號及布條在受影響的東北村落內陸續出現。「保衛家園」被提昇（或被騎劫）成「保衛香港」之戰。言下之意，就是保衛東北，就是保護香港邊界，阻止雙非及富豪來「殖民」香港的新界東北區。

然而，從保衛村民的權益角度出發，這種動員對東北村民有利

14 <https://www.facebook.com/defendntnorth>。（2014/08/20瀏覽）

嗎？吸引這些反蝗反雙非的香港國族戰士在網上喊打喊殺，真的可以培育(empower)村民的反抗力量嗎？爲了將東北「創造性」的定位成香港邊界守衛戰，「反富豪雙非城」成員不甘於鍵盤戰士，還積極代替東北村民發言，強調「如果（東北發展區是）爲香港人解決房屋問題，他們（東北村民）的犧牲尚算值得」¹⁵。

在反蝗保國族的運動想像中，東北村民不再是「保衛自己的家園」，而是「保衛香港人利益的邊界戰士」，爲香港人守衛香港。那麼，香港族／人的利益優先大陸人（或網頁強調的雙非），是否也優先於東北苦主的利益呢？換言之，如果東北村民的利益跟香港族／人利益衝突時，東北村民是不是該讓步呢？那麼香港政府只要承諾東北的規劃不是爲了「富豪雙非城」，而是「香港人的新市鎮」，那麼東北村民恐怕就只好自願滅村，因爲香港人／族的利益已得到保障。

不出所料，梁振英政權就在2012年底開始，在電視及報紙狂買廣告，24小時不停的跟香港人洗腦，東北發展區是「香港人的新市鎮」，同時也引進「港人港地」條款（指未來建的樓，只有香港永久居民才有資格購買，大陸人及外國人都不能買）¹⁶。那麼，當這些國族主義者已爲香港人／族「成功爭取」到「香港人的新市鎮」，推倒了自創的「富豪雙非城」，東北村民，還有什麼理由抗爭下去呢？

在「反富豪雙非城」的國族論述操作，東北村民自身利益被國族利益取代，村民被逼成爲失聲的客體。國族認同的動員，明顯超越了傳統社運重視村民培力及維權的倫理與底線。爲了避免東北的土地正義運不被由上而下的「國族認同」操作而被逼投降，「保衛家園」的

15 「（反富豪雙非城）網頁的主要成員」陳劍青認爲，新界東北計劃根本不是如政府口中爲香港人而設，卻要「割地」，甚至放棄現時北區居民的鄉郊生活，代價實在太大。他說，「有坪輦（東北發展區之一）村民甚至對我說，如果爲香港人解決房屋問題，他們的犧牲尚算值得，但如果犧牲他們的生活就只爲內地人炒樓、建名牌商場，他們就絕不甘心。」出自彭碧珊及鍾耀恆。2012。〈中港超級大融合處處惹火頭 直擊深圳港貨店揭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背後〉，《智富雜誌》第二二五期。

16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的反應：「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香港人的新市鎮」。 <http://www.nentnda.gov.hk/doc/news/21SEP-ADV4.pdf>。（2014/08/20瀏覽）

論述不但不可放棄，反而要強化。在國族認同的滲透下，由下而上的組織東北村民的工作，不但要對付「官——商——鄉」的利益集團，還必須在對抗反蝗國族論述的痛苦過程中，進兩步退一步方式前進。這是介入菜園村運動時不需面對的新問題。

四、結論

這兩種土地正義運動其實都可以歸類為本土運動，差別是敵我的想像不同。如果硬是要用左右來分這兩種對土地運動的想像，保衛家園比較接近左翼，而保衛國族比較接近右翼。

本土左翼的「我們」是具體受影響的弱勢者、苦主及支持者（潛在的未來苦主）。在土地正義運動中，苦主為保自己的家園而鬥爭，是必然抗拒任何滅村的「他們」，無論「他們」是來自香港或大陸的利益集團，在分析概念上避免濫用及煽動反蝗的歧視論述。道理很簡單，因為本土左翼認為大陸人或香港人所開的推土機，都是推土機。苦主不應陷入「如果是香港人的推土機」就要禮讓的困境。況且，實際上，未來開入東北的推土機必然是中港權貴資本合謀。

本土右翼的「我們」是「大寫的香港人」，土地的苦主只是彰顯香港人被大陸人（或蝗蟲）欺付的替身。他們認為保家園的層次太低，靠哭哭啼啼鄉土情動員無效，必須提昇到反對「割地賣港」及反對「富豪雙非城」的層次，香港政府才會害怕及妥協。「香港人／族利益」優先的後果是，土地苦主也必須隨時準備犧牲，來打造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族優先想像。

現實政治的梁振英政權不但不害怕國族論述，反而順水推舟，以「東北是香港人的新市鎮」一舉收編香港族優先的論述。因為對極權的梁振英及中共政權而言，強壓任何反抗政權的蟻民（苦主）才是更重要的考慮。

當梁振英在東北計劃的修正案中，提高公屋的比例，加入港人港

地條款，本土右翼基本上已經從東北運動徹出或失聲，因為梁振英表面上已經承諾保障香港族的利益優先。東北的土地正義運動最終只剩本土左翼還堅持與村民繼續抗爭，因為任何「以減村為前提」的發展方式都是不正義的。